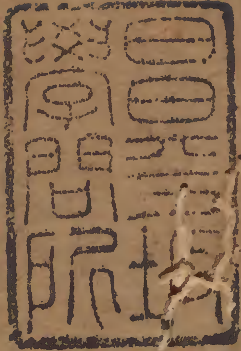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廿四之五



漢書門	
九	四
八	一
冊架	函號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八	一
冊架	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11)
函號	298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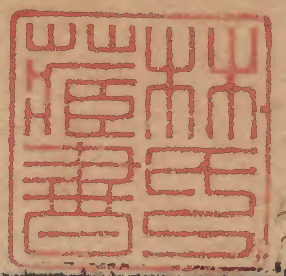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四

論語六

為政篇下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嘆與問仁兩章而已而未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廣

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

輩已曾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

文蔚曰孔子博他以文約他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

不明所以於聖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博文約禮

之前又如何文蔚曰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

卷二十四

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
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
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文蔚
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
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淳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
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
有箇着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
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
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
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當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
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
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當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默底退而省其
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默如克已復禮他
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
是足以發處卓

不違如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
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
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
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

便去做明作

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壯祖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睥面盍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睥面盍皆此之謂也熹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些子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義剛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祖道

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已之言若不排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人傑

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問辯若它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思量它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它也曾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曾見則雖說與它它也不曉義剛

問顏子深潛淳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

藏在裏面

壽集注

問顏子深潛淳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義剛

問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

其日用語嘿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而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麤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一句南升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机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淨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徹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這便顏子不及

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着緊
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
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
他又却不曾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
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
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
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
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某於克己復禮動容親
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
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腳

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
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
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論語者雖
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回言
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
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
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
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
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趨到那有滋味處
自然住不得故曰款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醇酢萬變處顏子亦見

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趨逼他不得他亦
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
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
去做到徹處便是廣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
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
自然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
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
隣於生知者也 一之

何是問默識心融如何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

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
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
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
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
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
曰也是他資質自別 一之

器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
曰便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
謂天理昭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
做且如對人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
地悠悠漫漫雖然恁地說自將這言語無落着了到得

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去做那兩句賀孫○以下諸說

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見皆是也又曰私字儘闊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間與回言一似箇不通曉底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為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已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已復禮因說范氏說私字作與門人言恐不是謝氏以不違作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深只是無所不說便是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時舉○義剛錄云觀人固是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已若以為可以來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已者能知言窮理

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
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
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已
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
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
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
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
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熟多般有為已而讀
書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
何其為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觀
其所樂端業

問視其所以現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
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
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
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現過知仁可見
壽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
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現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
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
有未盡去之沙糝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
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

底勝將去徹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
無萌孽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
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
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
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腳根只管硬地自行
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注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
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
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
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視其所以一章炎問規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
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矣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
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為利者視
其所以以用也為也為義為君子為利為小人方是且
粗看如有一般人只安常守分不恁求利然有時意思
亦是求利察其所安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深一節

淳
集註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
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強勉有所為後說不如前
說蓋行其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
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註下得樂字不穩安大率是

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
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
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
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
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所謂知言窮
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知人亦
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明作
問觀其所由集註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
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
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錄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 廣

後

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
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今按此轉語方答得上
所疑集註分明。賀孫
所以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看他所從之道如為義為利又
也看他所由處有是有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以安
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須著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
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今所自處所
由作昔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
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曰視其所以者只
是觀人之凡日所由者便看他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人
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為利時又也不好如孝與

忠若還孝而至於陷父于不義忠而至於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人為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為利固是為利畢竟便有一節話若還看得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韓集義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只是時習庸

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振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礪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

所看銖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

分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
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
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
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
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
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
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
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
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
可不仔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
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

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
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
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別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于己者若溫故而
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
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
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
漸漸上達之意一之

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
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一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
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

了將去温來又好南升

温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温故而知新乃是温故

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

温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雙孫

温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

漸發得出来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

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来所以其

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

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明作集註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

神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

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温

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例

温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温故而不知新只是記

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義剛

温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

故不足以為人師振

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却有兩

箇義理如温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日知其所已做

知新似倒說了日知其所已乃温故以前事日知其所

未有如今日方做事業相似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

温故也既温故而知新謝氏說温故知新又說得高遠

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為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
便把做為師之師看此一句只說是人若不能溫故知
新便不可為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便不活不足以應
學者之求若溫故而知新則從此儘推得去呂氏說師
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問也且恁地說呂氏
便把來作引證不得大率聖人之言語闊被他把做恁
地說也無礙理處集義

仁父問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
一事可師切有未喻曰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一句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
無有窮已若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

聞得多雖是千卷萬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
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恁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
師兼是這主意只為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人
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方
可以為師以證人不如如此而遽欲為師者伊川却只認
這意一向要去分解以此知讀書俛著仔細伊川恁地
工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些子偏重亦
無些子罅漏如說一言而喪邦有諸曰唯其言而莫之
遠只消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不善而莫之遠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看來也似好
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以直報

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此侵我處
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了
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
也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偽只是不誠賀孫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
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糊
塗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
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
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于德

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

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其聖人之體用變孫錄云無

不周次於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

聖人者也
妙耳人傑

君子不器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

獲此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

及聖人壽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

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

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

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

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
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壯祖
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
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尽其心之全體故施之
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
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南升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
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
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
問不器是箇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
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

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
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
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
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
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
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
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
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
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
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
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

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五峯說得牽強看來只是比似孔子較小矣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韓義
問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得意也
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二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人傑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變孫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

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
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
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
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
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
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
此一章說得好南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曰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
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韓

周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是植

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偏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

滯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偏

忠信為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

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偏周是公底比比

是私底周周是無所比也如為臣則忠為子却不能孝

便是偏比不周偏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按忠信為周
他錄別有定

說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
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
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

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

薄但意思自是公。南升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及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明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

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卓

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明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已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

每與已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已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夔孫

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歟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徧比阿黨而已寓註

問註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

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節

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須著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處失了便著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著如此方得恪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

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無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

私義集

問范氏說忠信為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是私底周周一邊背了一邊周則意思却照管得到極其至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是亦周也一之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

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効未能如此便去効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拗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渾

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合如何學字甚

大學劾他聖賢做事南升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脛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植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安帖鉢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身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架邊去射也如何得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

學也効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効其所為才効其所為便有行意錄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賀孫

問思而不學則殆註身不親歷所謂親歷豈講求義理與躬行處均為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事上學去話問因語及某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一向尋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集註非定

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得他疑處因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

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若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其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如何曰只是不安集義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

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徒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幹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及問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專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柰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集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

才當時只關楊墨不關老不知關楊便是關老如後世
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
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淳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
來也淡而不能感人只為釋氏最能感人初見他說出
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
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
他只如墨者束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
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現其書可見明
呂氏曰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隱今惡乎異端而

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
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
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淳
集義

由誨汝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
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
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銖

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
合於已雖於夫子亦艱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
之以此雉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尽別人只說得一

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廣

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為過高要之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旣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時舉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節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方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

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
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
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
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
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
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
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
了他干字若夫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
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義剛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

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
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
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
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
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
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
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
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
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廣
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

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
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錄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
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
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
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
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
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
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
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
道理若曰耕也 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

如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
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
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
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
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子張學干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
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
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
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餒在
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

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

動明作

問子張在聖門忽然學干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

是脩其天爵而人爵自至曰脩天爵而人爵自至該得

重了此意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

時舉錄作聖人之心只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或作而

自至之辭如耕本是求飽却言餒在其中父子相為隱

直却在其中又為前面也說得深了聖人本意在謹言

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

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

察得可言與可行也南升。時舉錄小異

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

時已不是正底心了未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

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不

求此而得彼之義如耕也餒在其中之類皆是君子求

其在已而已然而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

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這豈是要計較他不遺不後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

義時便自恁地這雖是不曾說利然使天下人皆不遺

不後利孰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害事所謂仁者先

難而後獲纔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義副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千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_{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是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此是切已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

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盡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陳仲蕭說何為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二章先生曰前章據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義副

或問舉直錯枉曰是便是在非便是枉盡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

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錄云此是方能
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
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

問象公問何為則民服徃徃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
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
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
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
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
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
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
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
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
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
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
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義到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
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
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
主父子而言也

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

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
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明作

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遷
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能於後則是誘
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變孫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
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
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
如此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振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
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一之

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
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
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明作

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
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
唐明皇能友爱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
耳錄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

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
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南升

人而無信章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
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

卓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
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
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党則不可
行於鄉党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

然廣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
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
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
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
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錄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
故隨時更變熹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
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
依舊廢這箇不得義副

忠質文忠只是撲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備註以下集

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采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過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

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

駁之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己其勢然也

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

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

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

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

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

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

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

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

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一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湏著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

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高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般去偽

卷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

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

萬論以下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尽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大馬牛羊成群連隊便

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器之間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俗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

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

繼周百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為可知然君臣父子夫婦依舊在只是不能盡其道爾淳

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即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

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此子南升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

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
恁地暴雷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
既鑿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
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幸
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
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
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
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
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
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
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
言否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
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
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二
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
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
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
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
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
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為你

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為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賀孫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

鬼也

備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李氏祭之尚以為隋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

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
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
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
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壽
問見義不為無勇莫是連上章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
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賀孫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
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
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
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
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賀孫

格別錄出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也曰此直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
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若
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格

語類卷二十四終

卷二十四

四

味至限當始為事自絲以部去
為事且而復其計之否
干善問良善不為無善也
曰此直趨如前事其良善合始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禩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七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人傑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時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

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之木

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

曰前日見趙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巨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巨耐忍不得處續

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舉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

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
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
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卓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會
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舉
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
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断然便道成王不
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
至此榦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
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

之事又却不然傑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
其不柰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
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儒用錄云不莊不敬不和樂便
是不仁暴慢鄙詐則無如禮樂何
矣譬如不善操舟必不柰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柰一
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
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傑
需用同
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
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

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
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只是一箇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
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
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
去把持擒捉他曰然只知得不在才省悟便在這裏或
曰某人只恁擒制這心少間倒生出病痛心氣不定曰
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入心之天理
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
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

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撈攘當不得那禮樂盡

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便用之於禮樂也
則是虛文決然是不能為心既不正雖有鍾鼓玉帛亦
何所用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
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了瓊
斐卿問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為虛
文曰此仁是共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學可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為固皆曰如禮何意同
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
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

凌犯之風恪

卷十五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注集

集注云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柰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即無干涉又安得為之用時舉

或問人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柰他不下禮樂不為之用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雖鍾鼓鏗鏘不足以為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氏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三王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皆於魯宋觀之節

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剛義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

何得序而和舉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銖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爲之與捨知覺而爲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散歛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

上有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言以知覺爲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如曰備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知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爲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爲仁亦是恁地節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

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知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若是宵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為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只在也曰只是如此升南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

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具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二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為如何曰此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道

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槩也只是如此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

問曾見先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底問謝氏曰未能鎮沛造次由於是故如禮何未能不憂故如樂何似說得寬曰他只似做時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為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道理集義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

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節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本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個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

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此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大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堦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

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穀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朝此說得特

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廢可添得

孫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
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
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
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
底那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
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
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
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
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
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
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

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
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
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

故收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
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精
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
問大段契夫子之心盖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
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盖由范氏喪易而
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耨治得窒碍方可言
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碍則哀戚必不
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揚氏汗罇杯飲之

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
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
面無叔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
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衰麻哭踊似
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
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
那文飭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
矣仁之類義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審炙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
具但以火熾石其石既熱却以肉鋪其上熟而食之安
有鼎俎籩豆也然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煩

而質戚矣故云與奢寧儉又云楊說喪不可直情而徑
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
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
戚而已楊氏語多如此所以
取彼處亦必子蒙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
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
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杯飲簋桴而土鼓豈不
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
於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
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
曰也只是如此南

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為喪易而文曰易也近文易宗
訓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
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
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
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剛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者此說無意義振
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
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
恁地說時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

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

李氏蒞於太山章

問李氏蒞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
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
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
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李氏
說只是據事說李氏聞之自當止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
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
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為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恭
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翰

巧笑倩兮章

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頌人詩則章句全且此
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

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

雷字去
為同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

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雷

素以為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聆倩之
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
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慶

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
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蔡

因論起予者商由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
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
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
常如前答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
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
證方端的是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

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係焉便見得祀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此商禮在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

得祀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祀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率曰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賤之也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賤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則稱子其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

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泓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平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併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

某不敢信正以此耳

胡求

禘自既灌而往者 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禘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

之說為正

從周方子錄云所自出之帝無廟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之禘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至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禘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廣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違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

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
是以鉅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
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
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
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
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
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
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孫賀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

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
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
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
也時

問呂氏以未盥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
如何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
聖人制禮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榘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者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
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節

器之問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
禘是祭之甚遠 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

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
 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學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
 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
 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
 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孫賀
 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
 何也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大事惟仁
 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
 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
 不來格者曰看得文字皆好南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

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
 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
 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
 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
 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
 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
 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
 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龐淺
 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
 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

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
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作明

叔共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

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

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

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

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時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

那渺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

明之矣格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

王報本反始之意雖莫深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

理無所不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

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

深極遠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能知此則自然

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為難矣廣

子亦問禘之說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

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

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

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

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

則於治天下不難也之木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之至孰能與此曰然義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

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着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質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明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

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

鬼享子蒙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個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

根即接續這正氣來寓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時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

闕然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

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
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
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
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
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
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
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
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南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
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
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
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
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
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
已錯了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
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
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
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

祭相似燾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孫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未下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與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

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

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錄

問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冒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即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為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即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賀孫
或問竈陘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與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與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升

夫子得志大槩從周處多道夫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曰

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
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問

子入太廟章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
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
亦須問方得南升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賀孫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
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
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
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問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
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
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義剛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發彼小豕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
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
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夫所以習
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
不貫格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

為力不同科也時

幸

或問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又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

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

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倪

植同

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

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

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

弩之制被神宗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

生謂古人射法易學今人射法難學渠須理會得郭先

生論弓弩及馬甚精南

升

問明道說此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

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

解得恐未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甚分明又問明道

曰射不專以中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恁地說

被人寫放冊上便有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

要中要甚底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

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

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

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

七

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

居父問饋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加賀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

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去偽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

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義剛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問○又云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不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銖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淳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集注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秘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宮為君商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開相似便可見音節也錄

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講者云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否曰

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謨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龜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孫賀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不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

以粟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
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
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况
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啓許多事邪淳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
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木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畫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為功
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
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義剛

管仲器小陶兄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子蒙

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
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
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明作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
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
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備集注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
此兩句便是有意因會坐間朋友各說其意救重云度
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
滿足此便器小處蓋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
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
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
其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
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
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
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

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
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
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
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
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
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曾中所蘊及其所施
設處將器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
之功將謂它大慶大故孔子却見它一生全無本領只
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
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

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今為管仲思量看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梁之君若不可則休曰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為它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時天王又做不起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周室若非威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令威公入相于周輔助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為天子三公豈肯便信得威公過便放威公入來又云若率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威公率許多

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就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鬪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

特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盖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

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疎一作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知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

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
富貴不能淫集義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
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
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瞭然而明
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
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
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
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

諸侯入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南

問規矩如何為大器曰這一箇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
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
令天下物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甚麼皆可以方非大
器而何節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為一塗故聞
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
先生曰恐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
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
為知禮時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之功揚桂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
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玷等事用處皆
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
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
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允自正心誠意以
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
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
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
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理中流
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栢文尚未可知
問使二君與栢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栢公精

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
一聲也不得爰一聲也不得南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
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
謂這裏佟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憇地這
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
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
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
至之云到孟子時事体又别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
尚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道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
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
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
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非南

子謂韶盡美矣章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
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
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
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
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燕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補淺

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
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
也不行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
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
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
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
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曾安頓
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
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少快活道夫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

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
 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
 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
 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此威武意思又問堯舜
 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
 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
 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
 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
 某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
 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大段着地位四十

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
 于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
 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
 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
 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
 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
 奔到這裏也着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
 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
 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
 稟資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

詔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
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
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在
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
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
慙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
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
問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
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五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

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百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與夫摠干而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廣

注

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
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
王時必竟又別明

問善者美之實曰實是美之所以然處且如織出絹與布
雖皆好然布終不若絹好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
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它樂所以

見不得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裏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一般只是所行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曰聖人固無兩心烏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其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麗些然亦非聖人實要如此只是所遇之時不同耳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

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道夫問吳氏禪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夫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它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銖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銖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學

洪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備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雖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徃徃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賜

或問武未盡善一段先生以所答示諸友云看得如何皆未有所答次問祖道答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

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弗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討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燕之焚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祖道
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楊氏曰武之武非聖人之所欲橫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翰集義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盖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

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之木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是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作明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湏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釀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個

問居上不寬一章曰才無那寬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把什麼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但看何以觀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着燾

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湏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恪

葉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尋甚底看它它都無了錄云

居上只要現它寬為禮只要觀他敬臨喪只要現它哀今皆無之無可現矣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